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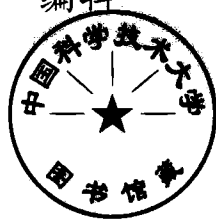
○金 坚 范 主编
中国作家协会编译中心编

香江情浓似酒

香江，情浓似酒

金坚范 主编

中国作家协会编译中心 编辑



华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香江,情浓似酒/金坚范主编.

-北京:华文出版社,1997.7

ISBN 7-5075-0630-4

I.香…

II.金…

III.散文-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09294 号

香江,情浓似酒

主 编:金坚范

出版发行:华文出版社

责任编辑:郭雪波

封面设计:孙宇

经 销:新华书店

社 址:北京西城区府右街 135 号

电 话:63097990 63099271

邮 编:100800

照 排:北京京鲁排印部

印 刷:科普印刷厂

开 本:850×1168mm 1/32

字 数:250千字

印 张:14.75

版 次:1997年7月第1版 1997年7月第1次印刷

印 数:0001~5000册

书 号:ISBN 7-5075-0630-4/C·30

定 价:25.00元

华文版图书,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华文版图书,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编 选 说 明

百年沧桑,香港回到祖国的怀抱,已指日可待。香港话题已成为十数亿海内外中国人乃至更多的外国人关注的焦点,各种传媒也正以不计其数的篇幅、多种多样的形式来演绎着这个令人激动的话题。

中国作家们是怎样看香港的呢?

改革开放以来,内地已有许多作家访问过香港,与香港的文学社团、高等学府及各界人士有着密切的联系。有些老作家如萧乾、叶君健、徐迟等五十多年前还曾在香港工作,为香

香江，情浓似酒

港文学事业的发展做出过贡献。缅怀过去，旧地重游，感受非同一般。这次，作为首次汇集出版的作家访港印象记，我们收集了近40位作家的60多篇作品，最早的发表于1982年，最近写于1996年10月。作品均以香港社会的景观为摹本，为读者绘形绘色地展现出现代香港的风情图，也为我们纵观香港的发展变化提供若干可供辨识的轨迹。作品中的一幅画面，一个镜头，或一份感受，一点憬悟，乃至一脉隽永的诗情和绵长的怀念，或可为当今香港话题增添些许意趣。

遗憾的是，由于时间与水平的局限，在编辑过程中难免失误，更难免遗珠之憾。有些曾经驰骋文坛的老作家如萧军、艾芜、杨犁等已作古，未能收入他们的作品，是大憾事。幸喜萧军之女萧耘有长文记载，多少有所弥补。如有可能，我们还将编选第二本作家访港印象记。

金坚范

1996年11月3日

II

目 录

目 录

萧 乾	我与香港	1
叶君健	在香港的时候	7
柯 灵	笺上彤云 ——序小思散文集《彤云笺》	34
汪曾祺	香港的高楼和北京的大树	37
	香港的鸟	40
徐 迟	香港纪行	43
邓友梅	香港杂记	50
	痛别萧铜	57
	我看到的香港	63
	我看香港文化人	67
陈祖芬	永远的金庸	71

香江，情浓似酒

	在香港过圣诞	75
	港人的消化功能	83
	本来没有什么好笑的	86
	不好意思	90
	旅游车上的解说词	92
	出事	95
	澳门和一个叫吴志良的人	99
李子云	上海来客看香港	106
叶文玲	初恋香港	120
方 方	匆匆见过香港	129
毕淑敏	表哥听歌	138
刘心武	大屿山礼佛记	142
李元洛	旺角书香	146
	香江夜眺	151
	吐露港秋色	156
	流水十年间	
	——香港作家黄维梁教授印象	162
刘登翰	幻梦迷离的灯饰之外	167
	咖啡屋之恋	174
谢 冕	登太平山看香港夜景	182
	金马伦山麓	186
	维多利亚海滨绿意	189
	“水果刀”的祝福	193

目 录

叶延滨	香港四记.....	196
周良沛	时髦·时装	207
丹 晨	一群年轻的文学朋友.....	222
	青年人·道谢声·铁栏杆.....	230
	赤泥坪纪事.....	238
晏 明	黄山之忆 ——怀念香港作曲家屈文中.....	242
刘锡成	造访缘缘堂缘想.....	248
李兰妮	港岛人物素描.....	254
彭名燕	三笑.....	272
周 明	崛起.....	279
	悠悠赤子情.....	287
王景山	我心中的话.....	292
吴福辉	坐香港图书馆得趣.....	297
艾晓明	在香港泡图书馆.....	302
	一间看得见树的房间.....	305
	在香港看现代舞.....	309
萧建国	香港的运动场.....	312
高洪波	香港随想.....	318
	阿珍.....	322
张 为	港人一二三.....	325
季红真	两处灯火.....	331
季 仲	香港漫笔.....	336

香江，情浓似酒

李 平	香港印象.....	344
晓 雷	香港来去.....	350
林焕平	香港见闻散记.....	357
贺祥麟	结伴香江行.....	365
萧 耘	港澳行.....	388
陈瑞统	香江诗情浓似酒.....	440
	澳门散记.....	444
范宝慈	访港文学交流点滴.....	449
	以文会友 首访澳门.....	453

我与香港

萧乾

1969年下湖北咸宁五七干校时，我们十四连（人民文学出版社）最初被指定住进一个叫“过路胡”的村子。“胡”是因为村里的人都姓胡，而“过路”则由于那个村子刚好位于往返甘棠镇和县城的必经之路。所以经常有旁的连的人拄着棍子或挎着提包从我们村走过。

不知怎的，住进之后，我时常想到香港。大概从我记事的

20年代起，香港对内地文化人往往就是个“过路”的转运站。鲁迅从广州去厦门得路过香港，郁达夫从上海去新加坡也得先到这个码头。1979年我重访美国以及后来去新加坡，往返都经过香港。在我一生中，香港既曾是个中转站，又是个避难所。因而对于香岛，我很自然地怀有一份深厚的感情。

香港之所以曾经是个中转站，完全是由于当时内地交通的落后。90年代的人飞来飞去惯了，简直没法想象当时旅行的艰难。1938年秋，《大公报》出香港版时，胡老板（霖）用电报把滞留在昆明的我从困顿中召唤出来，要我重操旧业——编文艺副刊兼跑旅行通讯。当时从昆明去香港只有先坐三天火车（滇越路）抵达安（越）南的海口，然后搭轮船再走三天，才能到达香港。

除了在瑞士，我一生没坐过比滇越铁路更险更奇的火车了，第一天到达开远。火车沿着红河渐入山峦，不但山洞一个接一个，而且车身不断跨桥从一个悬崖穿进另一悬崖。第二天来到边城河口，跨过边界，进入法国殖民者盘踞的老街。在上海南京路上看到手持短棒的红头阿三还只是令人反感，法国殖民官就凶多了。我永远忘不了老街海关那个喝得酩酊大醉的法国检查员。他不是翻开箱子一层一层地检查，而是先把整个箱子倒翻在地，然后再折腾。由于抗议，我还挨了他一脚。

总算在香港上了岸。

当时香港《大公报》的馆址倒还适中：在皇后大道中段，斜

对着一家电影院。现在我一到香港就迷路，可那时还没填海筑地的香港，再好认不过。香港的闹市位于面对着九龙岛的北面。不算山坡，一共只有沿岛从东到西的两条十分长的马路。靠海的名德辅，靠里的名皇后。两条路平行。由于太长了，所以分为上中西环。有个阔佬们住的跑马地，还有个热闹的湾仔和铜锣湾。双层电车沿着皇后大道来回开，怎么也迷不了路。山上，我只记得一个荷来活道，因为报馆单身宿舍就在那儿。半山住的大多是洋人或少数高等华人。我偶尔走过时，由于家家都养着狗，所以总躲得远远的。

当时香港大学有马鉴和许地山两位燕京时代的老师，我短不了往薄扶林道跑，并且通过他们用上了大学图书馆。山下，往来较多的是并非冤家的同行戴望舒。那时，他正为《星岛日报》编副刊。报馆内部交往最亲密的是同房间的李纯青。在他的帮助下，我在刊物上出了多辑揭露日本内部的特刊。我们俩还同游过一趟澳门：各自带上上半个月的薪水，输得分文不剩地回到香港。那次等于给我打了赌博的预防针。还有就是我小时的同窗谢冰季（原名为楫），冰心大姐的小弟。那时他已成为一条缉私艇的艇长了。我曾同他一道玩了一整天。那天，他把船开到无人地带的宝安。我们坐在甲板上一边嚼着香脆的苏打饼干，喝着沁凉的汽水，一边茫然地望着大海，谈论着战火会不会烧到这片水域。

当时在香港有两件事最令人恼火。一个是断水。下午一点，所有的自来水管怎么拧也不出水了。报馆除了饮水和入

厕之外，还需要水来冲洗底片。所以从中午起，编辑部就大盆小盆地存起水来。另一件可比断水更加令人恼怒：新闻检查。每天报纸上版前，先得把校样送审。当时中国半壁山河正在被日军蹂躏，而港英为了怕开罪东京，竟然不许在版面上有“抗日”字样。我编的文艺版稿件多来自战地，所以首当其冲。经常得开尺寸不同的天窗，有一次审查官干脆在整个校样上打了个大红叉子。那天我刚好在九龙一家小电影院。老板派人找遍了一家家影院，才黑咕隆咚地把我从座位上拽出来。天窗总不能开个整版啊！

香港我喜爱的是山顶和浅水湾。初次坐缆车，我高兴得要命。特别是半山的植物园和那里的猴群。当然给我印象更深的是晚间到达山顶后的环岛散步。头上是璀璨的星群，脚下是万家灯火。

还有就是浅水湾。时常同张国荣兄一家去那里度星期天，然而我是个水一齐腰就恨不得喊“救命”的胆小鬼。谁也教不会我泅水，所以每去海滨，我多半只晒晒太阳。惟独一到浅水湾，我还是换上裤衩，跳下水去，因为据说这里的海，出去几英里都那么浅。仰卧在那粉末般的细沙上，在温暖的阳光下，任凭海水一阵阵地把身子托起，真像躺在宇宙的摇篮里。

《大公报》的命运同一部抗日史是连在一起的。我是1935年在它的老家天津参加进来的，转年就随着上海版的创立而去了黄浦滩。“八一三”之后，报纸先撤到武汉，然后又迁到陪都重庆。从那里又分出个香港版。当时张季鸾和王芸生

坐镇重庆，胡老板挂帅到香港来打天下。他要我在主编《文艺》之外，兼管《小公园》，并且强调要编得合乎香港的小市民的口味。

这下可难住我了。然而为了帮助报纸打开销路，我还是硬了头皮答应下来。好在当时香港人才济济。我首先抓西洋音乐。这方面的主要撰稿人是徐迟。另外也有作者专写海外珍闻。那阵子我还去参加过一个舞蹈学校。那位教师气得说，从没见过我这么笨的学生，我也就自动退了学。最头疼的是影评。当时香港影评家讲究给正在上演的影片打星。五颗星星是满分，算是最佳影片。当时港九有近十家影院，家家都希望为自己上演的影片打五星，就一方面送票来疏通，一方面找上门来求情。终于，我利用去岭东作旅行采访之便，把这个摊子甩给土生土长的李驰了。

也正是在香港那一年多，我在感情生活上出了岔子，有了婚外恋。当时“小树叶”仍在西南联大读书，我认识了住在九龙的雪妮。如果有一天我写我第三本回忆录——感情回忆录，我再原原本本地去回忆那段日子。反正为了去看雪妮，我常去九龙。当时我把心寄放在太子道北边一道小山脚的一幢白色的小楼里，同她一道住的是位瑞士语言学教授。我们一道去过猴子山，还去渔村品过龙虾。不过在一座庙我们抽到的是一道“不吉”的签。

1939年秋我就是从九龙登轮去的欧洲。那天清晨来码头为我送别的，有接编《文艺》的杨刚，还有就是穿一身紫的雪

妮。轮船朝西已开出好远，那紫色的影子还在挥着手帕。是命运开的一个玩笑，那一别就是永别了。

1949年我由沪经台北去港时，报馆预先为我安排的住所就在九龙花墟道一幢小楼里。楼上住着罗孚，隔壁是张骏祥和白杨。1987年我任中文大学崇基学院“黄林秀莲学人”时，再一次去九龙小住。那一个月里，洁若和我自始至终受到吴瑞卿女士无微不至的照拂。后来又去香港大学住了十天，仿佛又回到剑桥，体验了香港的校园生活。一住进去，我就要求瑞卿带我们去看猴子山。猴子少了，而且也没以前那么友善了。

论风景，国内的大学我最喜欢钱塘江的之江（今名不详）和临海的厦大。我去过不少所外国大学。哥伦比亚和纽约大学都位于市中心，哈佛和耶鲁确实颇像剑桥和牛津。然而论风景，没有一所比得上中文大学。这里，整个校园都在山上，一幢幢教学楼或住宅宿舍都面向着大海，而且远离市廛。白天，窗外时有远帆掠过，夜晚，躺在床上可以倾听汹涌的波涛在歌唱。在嘈杂的湾仔或香港仔，我只闻到鱼腥，闻不到香味。只有来到沙田，我才意识到自己是置身于香岛上。

1993年11月

在香港的时候

叶君健

当时,我对香港没有一点感性知识。根据我平时业余研读有关国际政治和经济的书刊所获得的肤浅信息,我理解到它只不过是一个文化——甚至经济——落后的滨海小镇而已,它之所以对英国重要,只是因为它可以作为英国在中国海的一个海军基地。英国在中国海和内河巡弋,以“保护”英国在中国的经济利益的军舰,可以在这里修理和加料。英国在

中国的真正经济利益和商业活动，据点是在上海——即所谓“冒险家的乐园”。那里也是远东经济活动的中心、国际资本在东方投机倒把的据点。那里最大的租界——公共租界——的管理权也基本上是掌握在英国人的手里。香港只是英国在上海展开政治、经济和军事活动的一个小后方。正因为如此，英国人就牢牢地控制住它。它纯粹是英国的一块小殖民地，到了香港后我觉得我的理解没有错。我上岸后的印象是：这是个渔村。

香港只有一条面海的大街，即“皇德辅道”，主要的商店和机关都在这里。除了汇丰银行外，房子大都是上个世纪的建筑，两层楼，与上海租界上的一些建筑相比，显得既古老而又寒碜。大多数的住户和小摊贩则在这条大街的两边展开来。至于一般中产阶级的居民及其有关的杂货铺和小饭馆则散见在大街后面的山上。我在香港没有什么熟人，也没有工作。这也是抗战时期中国青年生活的一个特点——特别是像我那样的小知识分子。随着战局的推移，我们的行踪也飘忽不定：刚到一个城市，还没有休息过来，日本军队就又打来了，我只好提着一个作为“行李”的小包抬脚就走，到了一个新地方再临时想办法暂时安下身来。我于1938年10月到香港后，唯一可投的地方是个世界语者的住处。他的名字叫佛朗西斯·布朗(Francis Brown)。他是匈牙利人，原在国际知名的世界语文学刊物及以这个刊物命名的出版社《文学世界》(Literatura mondo)工作，专管印刷出版。由于香港人工便